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讀書法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謄録監生臣馮克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提要

朱子讀書法四卷　　　　儒家類

臣等謹案朱子讀書法四卷宋張洪齊熙同編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鄱陽人事蹟無可考據洪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熙適客遊浙東遂相與商確是書而刻諸鄞泮其書本朱子門人輔廣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寧于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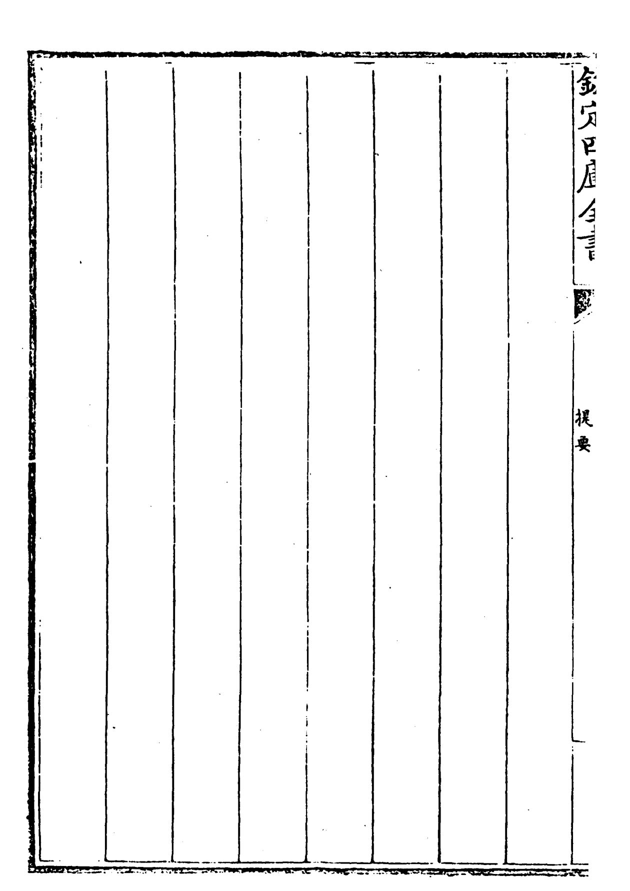
之校刊鄱陽王氏復廣為後編洪與昰又因而補訂之以輔氏原本為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為下卷皆以文集語類排比綴輯分門隸屬雖捃拾抄撮稗販舊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學亦可云覃思研究矣元時板已不存至順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學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原編卷次已不可考今酌

其編帙釐為四卷俾講新安之學者有所考

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學者學為聖賢而已既為聖賢之學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見哂於聖門也宜哉臯夔所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俗美凡塗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形洒掃

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脩道之教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為不少矣鮮能至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其間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悟為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為胸中之障礙書且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為工者又不過誇多鬬靡務以榮華其言希世

取寵而已法於何有過猶不及等之為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運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為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皆去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迷塗而飭稚昧者尤為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疏拳拳以為食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乎哉洪嘗與親長德勝齋君增多而臚別之鄉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倣為後編輒

又同為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知俗學之可厭聖學之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行之果使精神之胥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讀書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淳乙丑洪分教四明齊君適遊東浙益相與商搉是正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為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信向之分數耳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誦驚喜

謂足為後學指南不負儒先真切誨人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鋟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為聖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此語殆有深意昔潘氏磨鏡帖云僕自喻為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累豈非道理合下皆

其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間哉因取晦庵觀書有感二詩附于編首以發言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番陽張洪拜手書于鄞泮

晦庵先生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鏡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右一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右二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與澗張先生家藏刊本原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寶也但其間跡略未盡雜亂無倫者間亦有之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脩改之本原僭於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文公之

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説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説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為上下兩卷蓋將按為定式確遵謹守尚企及文公之萬一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為其事者雖與人同所

以為其事者實與人異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末藝且然而況讀書為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衆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者為誇多鬬靡其厭煩者為獨觀大略其平凡暗戇者不過尋行數墨為蠹魚為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庸行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間見況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奥傳聖心之精微乎是則彼非不讀書也讀書

而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禀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尤篤志於聖人之學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為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為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啓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緼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有前賢

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於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理盡性脩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則自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仁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

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
前相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熙適留會稽而張君職教
四明郵傳如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
恨張君且欲刊之鄞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
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番陽齊熙
充甫謹序于越之蓬萊閣

朱子讀書法卷一

宋 張洪 齊熙 同編

綱領

陳希周問讀書修學之門先生曰所謂讀書者只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只是一理如水遇圓處圓遇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只是一水爾　人之生道理合下皆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得許多聖人是經歷

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子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　先要讀書理會道理蓋先學得在這裏到臨時應事接物撞着便有用處　而今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得讀他做甚底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面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聖人

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如何

先生記婺源藏書閣有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按原本物則誤作初則今從朱子文集改正其大倫大法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

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

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不以此歟　先生記稽古閣有曰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禮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禀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内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為利禄之計其有意於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俟於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虛空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

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廹終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可歎也已　先生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茍有見焉亦當博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其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又曰人

嘗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横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又曰讀書一舉兩得這邊理會又到這邊又存得心詎可輴轢輕傳遂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已仁豈遠乎哉

或問讀論孟之法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請問循序漸進之説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

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紊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
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㫖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
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志定
理明而無疎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實乃操
心之要始學者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何也曰論
語每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覆玩味於燕
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
覆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

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其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

大率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未通則姑置而後徐理之此觀書之法也曰讀書亦通其本旨而已而於衆說思之若是其詳將不為支離之甚耶曰不然也讀書所以明理而明理者欲其有以燭乎細微之間而不差也故惟考之愈詳則察之愈密察之愈密則吾心意志慮蔑刮磨礪而愈精吾心愈精則天下之理至於吾前者其毫釐杪忽之不齊則吾必有以辨之矣若乃務為簡易而以略

通大指不求甚解為髙吾恐其弊將至於儱侗顢頇處義不精而於擇善誠身之功亦將有所闕也道不前定臨事倉卒然後駭而圖之則其所謂簡易者是乃所以為支離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兩條本此然此所謂序乃每書誦讀考察之序耳　又先生嘗上疏曰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兄

弟為夫婦為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

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見於經訓史策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

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慾

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

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循序致精一語爲循序漸進熟讀精思二條而居敬持志一條正本此疏之語也　先生答陳福公書曰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究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例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次開明自有主宰未易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

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邉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説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循序漸進中羣書先後緩急序本此　先生答江端伯書曰所議為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至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玩索之為庶幾耳故為學不可不讀書讀書之法又當沉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當見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為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亦難矣即聖賢之言

平易明白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熟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下學而上達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　先生書於讀書之所曰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兩條本此寛着期限緊着課程着緊用力一條蓋本此下一句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自得　程正思曰讀書必正心肅容計遍數熟讀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

誦必熟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

非聖之言勿讀無益之文勿觀先生嘉其言　司馬温公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　大凡讀書少看熟讀一也不要煩碎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策齊整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

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者乎

循序漸進

序有二一是羣書先後緩急之序一是每書誦讀考索之序羣書先後緩急失其序則迂回艱苦而不切於其身每書誦讀考索失其序則匆遽急迫而無得於其心皆非讀書之法也序有兩樣不可只作一般看然朱子本意則主在於每書誦讀考索之序此最為透過致知一關之妙法朱子所自得處專在此所以甲寅奏疏拳拳於循序致精之一言正此之所謂序也讀者詳之

或曰程子之先大學而後論孟且又不及乎中庸何也先生曰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

以大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端或前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大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書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先生跋臨漳四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有曰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

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體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鉅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是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初學小生驟而語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盖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

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四書者以先後之文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觀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書雜放在裏　今人讀書且從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論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

事不可處也　看文字且要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子教人句句是朴實頭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先生曰此等皆無證佐彊說不得若穿鑿出來便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讀此便知人不可不學底道理與為學之次第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知為學之序易自別是箇道理

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論語中亦不說左傳國語方說然亦是卜筮耳蓋易本為卜筮作熹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繫辭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是淺然却不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已胸中事耳熹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

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纔理會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道春秋則是箇尊王賤霸内中國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且讀詩侯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温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温習令其爛熟春秋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不可斷讀正經且讀三傳當看史工夫未可便穿鑿

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按文集此條係答潘子善書

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食馬肝出漢書先生書謂黃直卿曰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

儒林傳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

學問先生答梁文叔書曰畧於制度之說不知謂何

往往都是考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從來剖判不得

如論語道千乘之國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何强通况

又捨去所急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用乎昨

有問看史之法某告之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求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先生答趙佐卿書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奥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便去看史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漑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

遽決之以灌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無矣讀書既多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陂塘之水已滿矣而不決以溉田也　看史先看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　通鑑却是連記去一事只一處説別無互見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着精神只管看後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

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却去看通鑑　先生答陳福公書曰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

右羣書先後緩急之序

先生答滕德粹兄弟書曰足下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

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目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矣論語之書乃是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就此書始

先生答吳伯豐書曰且如看大學如都不知有他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令其通貫浹

浹顛倒爛熟無可看得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行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看中庸矣又曰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趂限一向趲看了則雖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早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政如

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　理會經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理會得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　凡讀一件便要精這一件一件看得精其他書亦易看嘗愛山谷與李幾仲帖說讀書法甚好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嘗病不精泛濫諸書不若精熟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讀書須是一件一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

則終此生更不用再理會後面只須把出來温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生正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怎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涉獵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一日之間秖讀一二章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精考 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得看多自有箇見處

一之曰易簡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去先生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聽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得今之學者大抵有貪多之病如此用工夫恐怕枉費了時日熹謂少看者功却多泛然多看全然無益熹深知此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少間却成一箇大沒理會去又曰文字不可泛看須逐句逐段理會理會此一段未透又去看別段皆成鶻突去如何會做徹如何會通貫今有看文字一覽

而盡者亦恐只是無究竟　問經書須逐句理會史書易曉只看大綱如何曰固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須逐些子子細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看到尾都攪渾了　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提撕待心醒則愈有力讀書須是不可枝蔓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

但也只須看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為讀書之方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看經書之法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看此一意得之而後已又如理會此句未得更不須雜以別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句也曉不得　又云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段如無後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作事全不得　讀書須是

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裏看適因洗浴得一說大抵揩浴須從頭揩去則用力省而垢可去若於此處揩幾揩於彼處揩幾揩則勞而無功學問亦然若一番理會不了又欲更作一番理會終不濟事也莫道見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自家肚裏方

好　在經筵時曾説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而望之便謂見了則無縁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窻檽看一遍了又重看一遍都説得方是　讀書如園夫灌園善灌者隨其蔬果根株而灌之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　先生問林共父看論語至何處對曰至述而先生曰莫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

去理會須是逐句去搜索俟這一章透徹之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看得到貫通時却自然事事會看如喫飯樣了一日又却喫一日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是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　先生問子武看詩到何處對曰至大雅先生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恁地快恁地不得令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恐不會得而今但只管看時也只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却有記不得解不得底意思事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又曰生民等詩也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相合　看文字不可傷快恐不子細須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覺其滋味出　先生答侯官丞書曰示諭讀書之目恐亦太多姑以應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　又答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

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為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序加工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　人讀書不可攙前去下梢必無所得　讀書如理亂髮然理髮須逐條理教條直讀書者須逐句逐字理會教通透　先生讀書屏山書堂一日與諸生同

行登臺見草盛長命數兵士耘草分作四叚各耘一角有一兵士逐根拔去耘得甚不多其他所耘處一齊了畢先生見耘未了者問諸生曰諸公看幾箇耘草那箇快諸生言諸兵皆快獨指此人以為鈍先生曰不然某看來此卒獨快因細視諸兵所耘處草皆去不盡悉復呼來再耘先生復曰那一兵雖不甚快看他甚子細逐根去令盡雖一時之難然却是一番工夫便了這箇又著從頭用工夫只緣其初欲速苟簡故致得費力如此

看這處便是學者讀書之法

右每書誦讀考索之序

熟讀精思

問看先生所觧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浹洽先生云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本文字熟看自然意義日生有所不觧因而記録他日却有反覆論語愈看愈見得滋味出若欲草草看去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

篇中須看他意在那裏子美詩云更覺良工心獨苦一般人看畫只見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他精神好處知得他用心也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熟讀滋味自出今學者看文字往往不曾熟何緣貫通橫渠云書須成誦精神都是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時舉云某緣資質魯鈍全記不起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晋之極魯鈍讀書只五十字必三百遍

而後能熟積累讀去後來却應賢良要之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是做得人難做底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問讀書求意義雖知爛熟之為美而習氣已慣惟恐不多之念未能頓忘先生曰既知其非便當改之不須更加支蔓又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得通曉若不熟亦無可思索　熟讀下同　凡讀書且要熟讀不可只

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閙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别法又曰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之於大字邊自有細字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若自家果是著心見他道理不得則聖賢為欺我矣而今公們只於外面捉模箇影子說將去這箇不喚做學聖人之言熟讀玩味道理自見說了又喟然歎曰是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奈何　或問吾與回言一章先生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會說得且說精

義有許多言語而集註能有幾多字是一字當百十字公都把作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解尚看不出如何看得聖人意出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自不難見若果曽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且如老蘇輩只讀孟子韓子便翻得許多文字出来譬如攻城四面牢壯任是銅墻鐵壁如今但只消攻得他一面破時則這城便是自家底了自然不待更去攻那三面矣　又曰

初學固是要先看大學語孟若先看得大學一書透徹他書都不費力觸類便見　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䚡人意而不知所以然者近乃覺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後元不曾著心記當䌷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横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學道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又曰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横渠成誦之說是為徑捷盖未論義理如何

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精專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得處方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斆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歐嚴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書經之註脚記得首尾貫通浹洽乃有玩味思繹處如其不然泛觀雜說毫無精實工夫則徒費日月終歸無益也　又曰書只是熟讀常常記在心頭始得孔子教人也是學而

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何這是孔子弟子編集只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若十分難曉底也自曉得　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道理蓋這一段文義横在心下自然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横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云今人所以不

及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不論緊急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今學者若已曉得大義但有一兩處阻礙說不去某這裏略似數句撥動自然曉得諸公盡不曾曉得縱某多說何益無他只要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　先生答吳伯豐書曰此間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熟看若得一一記得

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　又書曰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善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註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此方略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又不濟事耳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大段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纔失脚便跌落橋下用心極苦五十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毫髮間只是心力也不上所以大

學語孟皆是五十歲以前做得了自後長進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心麄前輩文士亦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若用之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荅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書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茍然而成者歐陽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指摩逐旋捱將去久久漸漸指摩得光老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書看他所用工夫更難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之工夫所以程子曰參也竟以魯

得之精思下同　看文字須入裏面猛滚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脱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脱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凡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到看定後方入規矩須是反覆玩味得熟便方是活受用不盡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又曰某嘗説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拌得下工去　大凡看文字若有曉不得處須著下

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先生言此以告學者其辭甚厲　看文字如捉賊須於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莫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他在何處做賊亦不得讀時要體認得親切解時别白得分曉如此讀書方為有益　大率吾曹之病皆有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謂之打得過以故為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　看道理若只恁他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

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底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不同　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麄心若曰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得道理時似數重物包褁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

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麄心大氣不得　吴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虚心入裏玩味道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疑漸漸釋以至融貫會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又云大疑則大進又云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　闗了門閉了户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　羣疑並興寢食俱廢始劃然而有見也　若有

疑處且須自去商量不要倚靠人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有疑須當識以俟問然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倘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通透處心中也潛地快活若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又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且將諸家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来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

看如看款案相似雖未能便判他案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来粗急之心亦磨礱得細密了横渠云文要密察心要宏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来凑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擣扯住

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㨶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某舊來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家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

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本是門人之說多失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因言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只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嘗苦與學者言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

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其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之說則有大不同者矣

文字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　此義理儘廣大無窮須是把來橫看直看子細窮究又云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橫看又是一般　又曰凡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匝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觀書不可只觀緊要處閑慢處卻要周

匝　看文字專看細密而遺却緩急之間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亦不可須是切已用工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矣然今不可便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耳　又云看文字專看四邊而遺却緊要處固不可專看緊要而遺却四邊亦不可　看集註不可遺了緊要字盖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釋經時每下一字直是秤輕等重然後寫出　黄勉齋著論語通釋至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章而曰先師之用意於集註一書愚嘗親見之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静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親見其更改之勞對坐至四鼓先生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寢目未交睫復見遣小吏持版牌改數字以見示則是退而未寐也未幾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而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得聖賢之意哉追念往事著之於此以為世戒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觧成誦精熟註

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得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却是誤他予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此一叚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或云而今每日只優游和緩曰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箇工夫須是從大火中鍛鍊教他通紅鎔成汁瀉成鋌方得只今是火面上炮熟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

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掆成團捺成匾放得去收得来方可某嘗思之今之學者所以多不得力正縁不熟耳呂居仁記老蘓說平日因閙升裏轉斗裏量遂悟作文處這箇須是爛泥熟之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精熟下同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而今看自家如何終是不如前賢須是盡意記得諸家說方有箇襯簟處這裏義理根脚方牢這心也有殺泊處心終只在這上走久久自然曉得透熟今

公輩看是大槩都有箇生之病所以說得來不透徹只欲去包籠巴攬他無實見處某舊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似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存心目間如指諸掌公輩只是扭捻巴攬來說都不曾熟所以這

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伏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便散去了只是不熟這箇道理古今聖賢也如此說做得大槩一般然今人說終是不似所爭熟不熟耳縱使說得十分全似猶不自在況和那十分似底也不曾看得出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見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賢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從面前過　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　讀書須得箇說處方進　看文字

須要得言外之意　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寛著心又要緊著心不寛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不足以見其文理之細密荀楊曉文義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之多後藥力自行　聖人之言大小精粗無有欠闕又曰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

朱子讀書法卷二　　宋　張洪　齊熙　同編

虛心涵泳

先生書謂吳伯豐曰近日看得讀書别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説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之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不然縱使説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先生書謂黄直卿曰精舍相

聚不成條理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卻泥著零碎錯亂纒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輙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悵然也　先生答胡伯逢書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横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説之誚況又義理窒礙

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先生答學者書曰讀書之法惟篤志虛心反覆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只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言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讀說只是據目前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不無背馳政坐此耳　尹先生門人嘗記先生讀書云口誦心得如誦已言蓋工夫至後誦聖賢言語却一似自已言語一般　陳安卿問讀諸經之法先生曰無法只是

刷静了那心後平看去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又謂潘子善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卻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胸次爭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今之學者不曾子細玩味得聖賢言意便要懸妄立議論一似喫物肚裏其實未飽卻皷腹向人說飽若真箇飽卻未必說也令人好作甚銘作甚贊於己分上空有何益既不曾真箇讀書玩味得聖賢言意今日說底是這箇話明日說底是這

箇話豈得有所謂實見耶切戒之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來亦杜撰說只不濟事今方見得分明始知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言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

久之自見得令人大抵偪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議論且尋句内意隨文解義令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意思其有不合則便穿鑿之使合　又曰今人多是先有箇意思了卻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撑拄便喎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

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在裏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他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面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則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矣有好主葉正則之說者先生曰病在先立議論聖賢言語卻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虚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不出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大凡讀書須先認識他本文是

說箇什麽須做不曾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分明後更看數遍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人與人相見初只識面目再見可以知姓字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後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便要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慎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只是虛勞心耳又云切須記得識認兩字　看文字須體認如辨五音五色認得定後平心講求義理自然明白　言科舉時文之獘後生纔

把書起來讀便先要討新奇意思凖擬作時文用下梢弄得熟了到做官或立朝雖於朝廷大典禮也只胡亂捻合出來用不知被理會得底一捗則百雜碎矣　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　讀聖賢之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讀書須平心下意以求之則心不馳而得義理之實
又曰韓退之云沉潜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沉潜反覆之功方可　讀書須靜著心寛著意思沉潜反覆將

久自會曉得去又曰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所疑今先尋討箇疑便不是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只是平心定氣在這裏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卻便損了精神　學者思慮不可過若但虛心游意時時玩味久當自見那縫罅意味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謬處　讀

書未理會得處且放下莫要硬去穿鑿　看文字須看他文勢語脉　讀書須於文義上尋其次看註解令人卻於文義外尋索　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卑不可失之高若呂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大凡讀書求索寧略無詳寧踈無密始有餘地也詳故密密故拘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卻細膩親切也卻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卻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卻去背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

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之故耳戒之　又云時舉說文字雖見得也是然只是過高抑且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病痛須勇猛精進出此窠臼始得　又云且放令心地寛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也　今之談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抑之使晦此談經之大病也

觀書須寛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

目如人之入大屋方在第一重門裏面更有數重門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凡讀書須看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須牽合　讀書且逐處理會不可彼此牽引來比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費心力閑立議論翻得言語轉多卻

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　看文字只要虛心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更讀書以求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　人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卻去無思量處知得自山下觀山上為阻故指乾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坤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　先生帥潭有問承見教讀書須要涵泳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

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先生云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須當涵泳令胷中有所得耳如吾友所說又襯一件意思硬要差排又一士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先生曰固是如此亦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處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蔓延閑講若如是讀書如是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　周易五贊警

學篇有曰讀易之法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　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略須解若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書則已不可解矣昔者吕伯恭相見語以此

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先生答蔡仲默曰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處自不可曉某嘗謂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蔡仲默云尚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無強通其所難通先生曰即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分

詩之為經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學詩者當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

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德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必著意去裏面解釋只是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吟詠久之又云大雅中如烝民板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何處他讀書想見必是如此　看詩不當只管

去序中討止當於詩辭吟咏看教活絡貫通方得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却是會讀詩　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東萊說詩忒煞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寛平何嘗如此纖細拘廹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看春秋甚難須

是有當時魯春秋來看見得聖人改竄處方始知得事實然那得有此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之間求襃貶所在竊恐不然　春秋書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灾祥有所自致也

先生作中庸集解序曰讀中庸者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慎恐懼乎

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論語之書已有前輩解説但恐後學難曉故集註盡撮其要説盡了不須更作注脚外又添一段説話只把他那集解熟讀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力去外面思量　看精義須究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説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透處　問大學先生曰讀書須周匝遍滿某舊時有四句云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胡叔器問讀左傳法先生曰自平日看那事理事情事勢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時王室新東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公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親齊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楚始退去既而吳越又強

入來爭霸定哀公之時政自大夫出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宋華向放弛肆意故終春秋世更不柰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爭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雄爭強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石門斬首六萬不知怎生地殺了許多及其後秦人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是殺了多少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如後來項羽也坑十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死底都不知當時如何對付許多人陳安卿曰恐非掘

地坑先生曰是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亦說是掘坑

讀史有不曉處劄出便且讀過去有時讀別底撞著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驗人相似驗來驗去自然驗得自然都未要先自立意見且虛心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那箇正是緊要字

切己體察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且如一處定如此了則更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緩慢　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千方百面雖是如此說亦須逐一去做然後到極處不過如此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著了說時也得知凭地說過去則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亂道豈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為學就其偏處著工夫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偏去學須要致知然不可徒知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須要面前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面去而今看天理人慾義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耳　傅誠至叔請教先生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自不將來做切

已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令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遂以為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也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入道之門是將自已箇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

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元不曾相干涉　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讀一句書須體察此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讀書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字字求句句論而不於身上著工夫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然亦未嘗許弟子以仁雖

顔子之賢亦以為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何也學者盍亦於日用閒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聖人説非禮勿視聽言動盍於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若能如此讀書庶幾有得　先生答曾元擇書曰所示疑義悉已散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邉看未有箇入頭處須更虛心静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為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

不得力也　讀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便易曉尚書初讀甚難似見於已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是切已　問體道是如何先生曰體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已身體那道也葢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令此道為我有也如克已便是體道工夫先生云諸公數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已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　龜山云讀書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

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卻讀書　聖人語言甚實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大抵讀書須要看那道理是作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聖人說話豈可以言語解過一遍便休了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論語要義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貴眼力在若本領處見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學

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　先生答吳伯豐書曰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葢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身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為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或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生之教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二字是涵養他

底

著緊用力

先生諭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

覺其求之易矣子謂老蘇但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已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工夫熟讀一卷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

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覆讀之更就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可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

以示來者云　先生誨郭元德云讀書時當將此心奠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求某面前說得不求自熟如此濟甚事須是著精神字字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亦須記得方可令人於正文猶記不得如何會曉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馬上厠上他只是做文章尚如此況求道乎而今人只對著冊子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

得甚事　先生痛言諸生工夫悠悠云今人做一件沒緊要底事也須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做得事且如好學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作詩只思推敲兩字在驢上坐只把手作推敲勢大尹是許多車馬人從渠更不見不覺犯了只此二字何有利害他直得用力恁地所以做得詩精今吾人學問是箇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

先生曰熹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畔皆無津涯只是恁地著力去做至今雖不足道但當時也喫了多少辛苦讀了多少書今日猝乍便要讀到某這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願望者諸友勉力學問而已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今人讀時又較易做工夫耳　學者悠悠最是大病今覺得諸公盡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少文義都輕輕拂過了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去四

面包括方是無走處今只說一面去又不深用力如何
會得且如胷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
胷點底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
聖人說這箇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可樂底依人
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要打疊教潔凈看文字須
著意思索應事接物都要是四面去討他須有一箇通
處又曰如見陣廝殺擂著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
要回頭始得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饑忘

食渴忘飲方得　學者最怕因循　悠悠學者最有病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骨筋今之學者全不冒發憤直要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為學正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　先生答滕德粹書曰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工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

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爾又曰切宜痛加矯厲專一用工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又曰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又曰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可不深念也　先生答程正思書曰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

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耳

居敬持志

廖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放心久矣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不若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又謂之曰王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先生云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如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和之問不知敬如何持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而已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吹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未要讀書且先定其心屏去許多閑思亂想使心如止水如明鏡讀書閑時且静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這箇卻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省在這裏他日

長進亦在此一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他條理絡脈自有貫通處　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静底工夫須是有讀書時有虛静時先生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静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静心無時不在　今學者說書多只是捻合來說都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静純一故

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先生曰自去檢點時且一日之閒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康靖公以白黑豆記善惡念之起善念起則投白豆惡念起則投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已而白多黑少久之則白亦少矣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看得各有著落方好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

日用動靜都在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一是常要心存在這裏乃可做工夫如人先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任其所之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困睡相似都不濟事今看文字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多不肯用心且莫說收斂箇心在身上而今要得

收拾箇心在書帙上亦無　周元卿問著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看文字須此心在上面若心不在便是不曾看相似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　讀書閑暇宜於靜室安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四遍方記得而久後又

忘了先生曰只第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是亦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神至之曰亦須是聰明先生曰雖有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至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道解春秋干心靜甚麼事後來方曉蓋

靜則心虚道理方看得出